



是什么让四名恶人的台湾之行如此恐惧

【明慧网】一个多月来，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正永、宗教局长王作安、湖北省委副书记、“六一零办公室”头目杨松接连到台湾。中共官员计划中的公款旅游、鲜花酒席之行，却成为了法轮功学员用法律方式伸张正义、抗议迫害，将中共持续迫害人权的真相传递给台湾社会和全世界。

黄、赵、王、杨四人，都曾经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都因此而罪行累累。而且每个人都在台湾接获法轮功学员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刑事告发其触犯“残害人群罪”及“民权公约”的诉状。国际媒体BBC、中央社、《自由时报》等中英文媒体多次广泛报导四人遭刑事提告的消息，他们的受控告之旅伴随着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抗议和各界人士对法律诉讼得声援，成了一次独特的展示中共罪行和迫害非法的流动展示会。

恐惧是迫害者共同的反应

湖北省“六一零办公室”的头号人物杨松是湖北省指挥迫害系统的核心人物。湖北省是迫害极其严重的省分，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人数至少一百六十六人，杨松不但对此有直接责任，而且还与医院和军方系统配合，有组织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人，刚出海关，在他踏上座车前，一位法轮功学员即时送上一份盖有当天下午二点四分高检署受理戳章的诉状，并告诉他，“这是你的诉状！”杨松害怕地将诉状丢开，快步上车。

随后，杨松原定参与国际会议中心之“辛亥首义武汉文化周”的文艺演出，却不敢出席，在贵宾室里长达一个小时，未出席文艺演出，从另外的通道秘密离开。杨松预定前往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九曲洞、长春祠等景点，杨松一概取消下车参观。

杨松在苗栗“客家大院”时，四名法轮功学员近距离，当着杨松的面，平和地展开横幅，杨松及随从神色慌张，满脸错愕。在台湾如丧家之犬的杨松，九月二十七日悄悄返回中国大



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牌楼前，高举反迫害横幅。



台湾法轮功学员在赵正永落脚的嘉义市耐斯饭店外面拉起横幅：“迫害法轮功 赵正永你被刑事控告了”。

陆。

这样的反映不止杨松一人，陕西省代省长赵正永刚走出机场，就有法轮功正告他被告的消息。所有的录像也都显示，赵正永一听到此消息，脸色猛地一寒，表情一下子凝固在那里，面色迅速转为铁青，仓皇上车，落荒而逃。中共宗教局长王作安来台也被控告了。而且在王作安接受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诉状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一个劲地说“谢谢”。当法轮功学员明确告诉他那是对他的诉状时，也是脸色陡变，举止失措。

这些中共的高官手握权力和金钱，在中国大陆可以草菅人命，在迫害中，他们完全知道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会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在面对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不管是受到起诉，还是面对学员的横幅，恐惧的表现是一样的。

参与迫害者为何如此恐惧？

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是中共体制内培养出来的高层官

员，也是无神论与唯物论的信奉者。那么这些信奉唯物论的中共高官，迫害善良修炼人已经丧尽天良，觉得人死如灯灭，生前不管身后事，应该无所畏惧才是，又为何在法轮功学员面前如惊弓之鸟呢？

唯物论者首先是人，人总有有基本的人性，有良心和道德存在。坏人可以行恶，却无法否定善的存在。古语有言，邪不压正，迫害者的手段不管如何残暴，人格多么卑劣，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在面对手无寸铁而一身浩然正气得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害怕心虚的一定是迫害者。

而这些为了权力和利益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坏人，其人格又极度自私自利，面对法轮功的诉讼和中共即将走出历史舞台的趋势无可奈何，对于即将到来的清算和利益权力的失去有着无法摆脱的恐惧感。而这种恐惧感面对法轮功学员实实在在的法律起诉而变成现实的一刻，再多的金钱、权力和保镖都无法换来他们的安全感。杨松在台湾的景点一概取消下车参观，访问台湾变成坐在活动监狱里游街，就是这种恐惧感的真实体现。

古语有言，人算不如天算，信奉唯物论的中共高官可以选择不相信天，不相信神，却不能选择逃脱天意和宇宙的法则。广东省委副书记黄华华五年前曾因为害怕被告取消了去美国的行程。这次台湾之行又再次向迫害者敲响了警钟。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接受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他们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少。◇

曝光青岛恶警残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警察本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的公职人员。然而在中共的统治下，部份不明真相、失去良心的警察却成了中共豢养的迫害善良民众的工具，尤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十一年里，警察成了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暴徒。在青岛地区，部分青岛警察死心塌地的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泯灭人性的残害当地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下面曝光青岛市警察摧残两名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暴行。

◆青岛高级工程师冉玲遭受中共警察轮番暴打

冉玲，今年五十三岁，大学毕业，是青岛海建制漆公司（原青岛油漆厂）技术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家住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曾因修炼法轮功遭中共当局的多次非法抓捕。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冉玲被绑架后，在青岛浮山路派出所遭受警察的毒打，以下是冉玲自述的这段遭迫害的经历。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明白事实真相，不再被中共一言堂的谎言蒙蔽，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下午，我和同修去一居民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青岛浮山路派出所警察野蛮绑架。

绑架到派出所后，我被一个矮个子男警和一个女打字员关进了一米宽、一米半长的铁笼子里。他俩把我摔倒在地，穿着皮鞋的脚冲着我的头、脸就是一顿乱踢，眼镜都被打碎了。把我毒打一顿后，又把我从铁笼子里拖到外间，过来五六个男警，对我又是一顿没头没脑的毒打，把我的头往墙上撞，撞得砰砰响。我问警察为什么打人？你们不知道打人犯法吗？他们竟无耻地笑着说：“我们都没有打你呀，谁看见我们打你了？”就这样持续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打累了又把我关回铁笼子里，并威胁其他犯人：刚才发生的一切你们看见了吗？听到了吗？那些犯人违心地说：什么也没看到，也没听到。这样他们才得意地扬长而去。

当晚半夜，他们又把我带到二楼徐军（专负责迫害法轮功的恶警）的办公室，他开始问我的姓名、住址，以及已经走脱了的同修的姓名和资料来源。我什么也不说，于是，徐军照着我的头、脸就是一阵乱捣，然后用手铐反铐着我的双手。当他从后面上提吊铐我时，我就感到胳膊和手臂撕裂了一样疼痛，他还不停的扇我耳光，用拳头猛击我的头和后背，直到自己累得大汗淋漓才住手。接着又过来一个年轻的警察开口就骂我，满嘴的脏话，不堪入耳，逼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走脱同修的名字。我说：“我就是不说！”他挥起拳头打在我的眼睛上，打得我眼睛直冒金星，我睁大眼睛想看清他的警号，他说：你朝哪里看呀？

猛的一拳又打在我的眼睛上，他专打我的脸和眼睛，他边打边问，你说不说？我说：不说！耳光拳头象下雨一样噼里啪啦地打，

打了我近两个小时，我什么也不说，他直到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才扭头走了。

在警察对我进行毒打的整个过程中，李沧“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一个三十多岁高个男子恶人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地看着，当看到警察毒打我仍没达到他们阴险目的时，跳起来说：你嘴还挺硬的，看我不打死你！他粗野地将我脚上的皮凉鞋扒下来，用鞋底猛扇我的嘴和脸，啪啪的来回不停的猛扇，我就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就把皮鞋使劲往我嘴里塞，想堵住我的嘴。整个晚上恶警们轮番不停地毒打我，打得我满嘴鲜血直流，眼睛和脸都肿了，我前面的牙齿都被打得松动了，满身全是瘀伤，我赤脚站在水泥地上，一直折磨到快天亮了才停手，又把我拖进铁笼子里关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派出所的副所长李丹正，我问他：你们警察打人犯不犯法？他说：犯法。我说徐军他们轮番毒打我，打得我满身是伤，你管不管？他竟无耻笑着说：那不是打人，那是教育。

后来他们把我劫持到看守所，到看守所检查身体的时候，医生看我满身是伤，而且血压又高，拒收。狱医问徐军：怎么把人打得这么厉害？徐军竟当着我的面撒谎说：她身上的伤不是我们打的，是被群众打的。为了达到迫害目地，他们又拉我去医院做了第二次检查，强行把我塞进看守所里。一个月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到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位于淄博市王村镇）迫害。”

◆陆雪琴遭警察闵行等刑讯逼供 致瘫命危

青岛大法弟子陆雪琴，四十八岁。家住青岛市四方区修水路五号三单元一零一户。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当地“六一零”、公安局、洗脑班恶徒迫害。尤其是在二零零八年一月，青岛“六一零”、公安局弄出一个

“十三人案件”，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了陆雪琴，并对她进行刑讯逼供，逼她承认是“主谋”，陆雪琴一概不配合，警察酷刑折磨她，九天九夜，不让睡觉，导致她多次昏死，风湿性心脏病、肾盂肾炎、肠粘连等旧疾复发，恶人故意不给治疗，致使陆雪琴下半身严重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必须插导尿管；又因被恶警闵行用皮鞋猛踢腹部，下身流血不止，子宫内形成严重肌腺瘤与血栓，已无法进行治疗。即使是这样，邪党公检法还一度企图对她非法判刑，陆雪琴于九月二十六日被家属接回。此时，陆已经整个腰部以下不能动弹、无力说话、头脑昏迷不清，瘦弱的皮包骨头。以下是陆雪琴详细叙述她仅在辽源路派出所遭受摧残的经历。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五点，我被青岛市北区刑警队强行绑架。被关在辽源路派出所后院的一间禁闭室里的铁椅子上坐着，第二天晚上十点以后，辽源路派出所的闵行（属市北刑警二队的）、市北区刑警队的韦志成、市北分局邪教科的刘杰（副科长）一起对我非法刑讯逼供。闵行说：“你知道为什么给你检查身体吗？你知道在对付你以前，我们公安会不做一（转下页）



(接上页)些外围调查工作吗?你死了想让我们承担什么责任,门儿都没有。已经给你检查身体了,这里有医院的病历,检查结果你有心脏病、高血压,打死你我一点责任都没有,你是死于心脏病、高血压。上级政府就给我这个权力。”闵行边满嘴脏话、边骂边打,揪着我的头发,用拳头打我的额头、太阳穴、眼睛、扇我耳光、踢我的腿、踩在我的脚上狠狠碾压、猛踢我腹部(致使形成大面积瘀血、子宫不断流血,全身肿胀,昏迷不醒),刘杰也用脚踢我腿,一直折腾到快天亮了,他们又把我推到后院屋里的铁椅子上坐着。一天晚上,闵行又对我拳打脚踢,揪着头发摔我、踢我腰腿部、腹部,我当时没看清闵行是用手机还是用烟灰缸砍我额头,额头上的血印几个月才好。市北刑警三队有一个一米八五左右、身体强壮、黑皮肤、长头发、大眼睛的恶警(可能叫潘军),捏着我的下巴拎起来打我额头,揪我头发,他用手使劲挤我两边太阳穴,捏的我头一阵阵的发昏,在我迷糊时他还想用水泼我,被人制止。我问他:“你是哪个队的叫什么名字?你打人犯法,是谁让你打我的?我要见你领导,我要投诉你。”他说:“是市北刑警三队的。对你们法轮功就象对付死刑犯一样,死刑犯找关系花上钱可以不死,刑事犯花上钱可以不进监狱,就你们法轮功不行。”

一天晚上,闵行又来逼供,把我一顿拳打脚踢,接下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二月四日,我全身肿胀麻木,头痛胸闷,几天不能排尿排便。警察拉我去海慈医院,医生给开了药,插上导尿管就把我拉回派出所了。我那时已经全身无力,呼吸困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已经不能坐了,警察还是强行让我坐着继续折磨着不让我睡觉,整整九天九夜没让我睡觉。

二月七日年初一,我已经站不起来,头昏脑胀,他们又拉我去了海慈医院,四个科的医生会诊后对警察说,病人是严重血栓症状,又有心脏病、高血压、肾病,属合并综合症,如延误治疗会有生命危险,你们应该通知病人家属,必须马上住院,进行取栓手术,不要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如血栓游到肺部抢救都来不及。下午,警察尹致军、张红等人又拉我去市立医院检查,诊断结果相同。然而警察就让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医生在病历上写下了病人不配合检查,拒绝治疗。其实公安这么做的真正目的就是,如果我生命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推卸责任。



■图为:二零一零年九月四日,来自世界各地二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盛大游行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

参与迫害者都是替罪羊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中共恶党头子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有一些助纣为虐的打手们说:“是江泽民叫我干的。”你以为是恶党江泽民叫你杀的人,你就可以推卸责任了吗?就可以逃脱惩罚了吗?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避惩罚的后路。

任何独裁者,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文革结束后,红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个“畏罪自杀”,积极执行中共上级命令,积极听党的话的793名警察、17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通知单了事。

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中共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中共这个“上级”是不会站出来替你承担任何责任的。根据《公务员法》,所有参与迫害的人将来都得自己承担责任!

大连十多名狱警患癌症 当场吓瘫

二零零九年初,辽宁省大连市南关岭监狱组织体检,一百多名警察参加了体检,结果检出各种癌症病患十几人,有人检出癌症,当场就吓瘫在那里。

警察们私下议论,怎么一百多人里就有十几个得癌症的?真是奇怪。

其实并不奇怪。全国各地,象大连南关岭监狱这样集中患绝症或出事故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北京海淀区上地派出所,几年来所内警察接连暴死,人心惶惶,后来该派出所合并到别的派出所了。

这几年,公安、国安、“六一零”系统人员“因公殉职”和意外死亡率远远高于过去,有的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的却忽得怪病暴死,有的出车祸或蹊跷的意外死亡,死相恐怖;有更多的得了绝症,还有的意外伤残或者家庭遭遇种种不测……。但是,为了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为它效命,中共严密封锁消息。尽管如此,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仍不时传出,而且出意外的几乎都是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在几十年无神论的洗脑下,很多人已不再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但人都应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同样道理,种善因会结善果,种恶因会结恶果。虽然现实中有好人不得好,坏人没遭报的现象,但那不过是因果循环过程中的阶段现象和中间过程,此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来报”。因果报应不论人是否相信,也不管其身份、贫富,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毫厘不差。◇



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

【明慧网】我是河南省焦作市农村人，今年四十六岁。我是法轮大法（法轮功）的受益者，深感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我终生难忘。

那是二零零九年夏季，我身体一直处于低烧状态，饭也吃不下去，胸口隐隐作痛，人也消瘦了许多，胸口痛得实在受不了就到医院检查，经过做 CT 医生说肺部有两个洞，已经癌变，是肺癌晚期。当时我就懵了，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为人没干过亏心事，为啥让我得这不治之症。真是万念俱灰。

就在我想放弃治疗的绝望中，我姐姐听说了此事，赶忙来到我家。她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给我讲她学了法轮大法以后，全身的疾病都好了，

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找借口，动用所有媒体制造谎言，给全国民众洗脑，煽动仇恨。

所谓的“1400例”

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喉舌媒体中央电视台声称：有 1400 人练功死亡，从而把“残害人命”的帽子扣在法轮功头上。

然而，谎言都是一捅就破的。且不说这些说法不敢接受第三方的独立调查，就算真有这 1400 人，就算炼法轮功的人数真的只有 1999 年 7 月官方媒体宣称的 200 多万，那么法轮功修炼者的年平均死亡率不到 1/10000，远远低于中国人口的年平均死亡率：65/10000。因此人们说：中共的这种宣传，恰恰反映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成都一老人得了病，住在四川某医院，一记者模样的人对老人讲：“你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练出来的病，医院就不停你的药，你的医疗费也有地方报销了。”老人正义地拒

按照纸上的念可免你的医药费



又告诉我天安门自焚真相，一个政府为了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竟然用烧死活生生的人为代价，嫁祸法轮功，漠视人的生命，来欺骗全国的老百姓。接着又讲了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我明白了真相，并立即退出了团、队组织。

姐姐临走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好象一下就看到了希望，我拿着书坐在沙发上就全身心投入的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梦中看到了一位非常高大、慈祥、和善的人走到了我的

面前，用手伸到了我的胸部里，抓出了一把肉，还滴着血，我感到胸口有点痛，就大叫一声“啊”就醒了，一看是夜里二点多钟，这一声把我的妻子从梦中惊醒赶忙过来，看到我身上像泼水一样的流汗水，就急切问我咋了，我说：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快给我做饭。我一下吃了四包方便面和四个鸡蛋，从此以后饭也能吃了，也不低烧了，胸口也不痛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去医院检查做 CT，我肺部的两个洞也没有了。医生很吃惊，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

从此以后，我就逢人便讲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

我借明慧网，要告诉所有的世人，不要再听信中共编造的谎言而受蒙骗了，我要让所有的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相信法轮大法好，就会有福报。

谎言一捅就破

不可思议。几天过去了，老人的病真的好了，医生也无法解释，只好让他出院。为了搞出那所谓的“1400 例”，中共下了多少功夫、做了多少手脚，现在对大众来说还是未知数。

天安门前的“自焚”

中共谎言编造的 2001 年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对还不大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来说，可能还在被欺骗着。

那么，我们就从中央电视台最早的“自焚”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剥开“自焚”谎言画皮，还原事实真相。



图一：“自焚”的小女孩刘思影呼吸道严重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之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清脆地说话和唱歌。治疗烧伤应在无菌病房，但“自焚”中记者采访时不穿防护服，不戴口罩。这些完全违背了医疗常识，明显是造谣诬陷。

图二：“自焚”事件中，王进东的衣服和面部被烧坏，可是放在两腿间的、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旁边的警察轻松拎着静止垂直向下的灭火毯，直到王进东喊完台词才盖到他身上。这不明摆着是演戏吗？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2001 年 8 月在联合国会议上的正式声明指出：“中共企图以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我们得到一份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该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